

讲那过去的事情

难忘的记忆

● 赵锦潮

一九六三年，在春寒料峭的三月，我们给一位年仅六个月的婴儿成功地紧急施行了气管切开术，把他从急性喉炎阻塞的极度吸人性呼吸困难的濒死状态中挽救了生命，创造了我院施行气管切开术年龄最小的记录。

然而好事多磨，偏偏在这个患儿接近痊愈的当儿，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的抢救经历，教训深刻，终身难忘。患儿进入术后第八天，生命体征基本正常，但气管套管的堵管情况不理想，因而久久不能拔除。患儿的母亲心情焦急难耐，天天催着快点拔管出院。而我们则日日解释也有些不耐烦。第十天上午，患儿的父亲也来向我们提出类似的要求。我们也给他说明原因并婉拒之。患儿的母亲是一位憨厚的农村妇女，竟娶起了小聪明，见孩子堵管时间长了，呼吸不畅就偷偷把套管上的塞子拔一拔，松一松，再重新塞上，所以护理记录单记着“呼吸平静”。医生们的内心也有焦急情绪和想当然的企盼心理，因而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就在次日查房时贸然拔

管。上午八时许，气管套管被拔除了。拔除套管后，病孩呼吸显得非常平静，其母喜出望外。大家也露出由衷的微笑。可惜好景不长，到中午十二时许，出现吸人性喘鸣声，并逐渐加重，虽加强了各种治疗措施，然病情难以逆转，到下午四时许，患儿已几近陷入二度吸人性呼吸困难。此情此景，对经验不足的我们来说，内心空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就在这时，患儿的父亲突然出现了。他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下放工人”，一见面就对我们大声怒斥：“怎么把管子拔了，昨天你们不是说不能拔的吗？现在小孩的病变成这个样子谁负责？”我心中本来已十分懊恼加上年轻气盛，面对家属的严厉斥责怎么接受得了。心想当初半夜急诊来院时比现在病情严重多了，不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今天的情况何必大惊小怪。就这样，一时冲动没好气地回敬他一句，“你急什么，在医院由我们负责”。患儿父亲瞪大眼大吼，“好！你们负责，你们负责！”

今非昔比

● 唐美琴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绍兴县中心医院迎来了六十周年的生日。

六十年的时间，她就像是从一棵刚生根发芽的小树苗，历经风吹雨打，逐渐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六十年的时间，她就像一艘启程扬帆远航的船，如今在茫茫大海上劈波斩浪，游刃有余；六十年的时间，她又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羽翼渐丰，在广袤的蓝天中尽情地万里翱翔。

回首往事，我们医院曾经病房陈旧，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病房中没有空调，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医生看病靠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只有简单的B超机和X光机。而现在的中心医院，已是设施先进，今非昔比。很远你就能看到医院的招牌“中国医大绍兴医院”，八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很吸引人的眼球。一走进医院，就看到气派的门诊和病房大楼，一尘不染的大厅，宽敞明亮的病房，温馨舒适就医环境，医务人员亲切的笑容和热情的服务，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并且还引进了许多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如今，医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县重点学科泌尿外科的微创手术在绍兴市处于领先地位，能开展各类尿路结石系统化微创治疗，成功开展了同种异体肾移植；神经外科开展显微镜下各类颅脑肿瘤切除手术；微创外科开展各类腹腔镜下微创手术，新技术新项目层出不穷。医院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职工人数达到一千多人。高级人才引进，又派技术骨干出去进修学习，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医学学科，还有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VIP病房。科室细分，从无到有；技术提高，精益求精；技术力量从小到大，医院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展。这些成绩离不开我们医院的几代领导人的科学决策，离不开无数默默无闻的医务工作者辛勤付出，离不开无数默默无闻的职工的努力工作。正是因为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为我们的医院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扩大了医院的知名

度，在群众中有了更好的口碑。许多老同志甘当绿叶，踏踏实实，无私奉献。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医院的发展添砖加瓦。无数次，他们加班加点；无数次，他们争分夺秒，和死神赛跑，把面临生命危险的患者抢救过来，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我骄傲，当鲜红的锦旗送到医院医生的手中；我自豪，当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感谢信寄到办公室的时候；我高兴，当一个个病人解除了病痛的折磨开心出院的时候；我荣幸，我是绍兴县中心医院的其中一个分子。我感受到医院强劲的发展气息，我们秉承着“科学，人道，厚德，创新”的办院理念，以“为生命护航，给健康加油”为己任，诚实守信，努力工作。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将团结协作，努力拼搏，再创新的辉煌！

外婆记忆里的医院

● 章文珠

从小在老四院边上长大，儿时的记忆有很大一部分是听外婆絮絮叨叨地讲述康复医院的见闻趣事，间或插点老爸如何爬墙洞，和四院子弟打架，目的就是为了看当时大礼堂的电影。每次听了后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要这么困难爬墙洞？记得我们小时候放电影已经是露天电影了，经常有的。最近看了《金婚》终于能体会到当时的情景了，这可能就是国营单位的辉煌见证吧。现在自己在60年后的四院工作，看着医院的新风貌，想象以前的景象，脑海里就像展现了一部影片，带着我慢慢地回放……

中心医院的前身是省第二康复医院，院门口的铁路以前是交通便利的象征，出去就

是104国道，再往前走就是古运河了，还有阮社陈家口底那条河通向外河，医院位置可以说是水陆交通便利之极。这在当时极大地方便了前方伤战士的运送。

外婆以前在康复医院门口做点小生意，因外公以前也是军人，所以和医院里的疗伤军人很谈得来。经常给他们织毛衣，顺便也补贴家用。而这些志愿军们也很照顾外婆，外公的生意，经常买东西，买得最多的当然是烟。据说当时的烟有大前门、老刀牌、大红鹰、大中华、美丽牌……来疗伤的有战士、排长、连长、指导员、旅长等等，当时的医患关系很融洽，一方是为国浴血沙场的指战员，一方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当时不需要考虑医

疗费用的前提下白衣天使们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心目中的勇士们提供当时最好的医疗和护理，而志愿军将士们则享受着身体巨大伤痛后所带来的后方的宁静及白衣天使们的温软细语。白求恩、南丁格尔精神弥散在当时简陋而温馨的诊疗护理工作中。

如今外婆已90高龄，对于早先一直对我讲的故事还能偶尔谈起，只是讲时没有以前那么神采奕奕，那么连贯精彩。可是对于医院的历史外婆是我最详尽、生动资料的长者了，她也是引领我进入医院的精神指引者。现在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真希望我的外婆能永远健康长寿，回忆永远绵绵不绝。



琐语话变迁

● 寿炎明

三十年前，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快快的提着行囊从绍兴城北车站乘车穿越三十里林荫和两边宽阔的田野，在阮社小站下了车。经人指点对面百米便隐约可见一扇高大的院门，那儿就是绍兴县第四医院。

进院门是一个篮球场，然而就是门诊楼。以门诊楼为中心，东边是医疗区，一些高不过二层的青砖瓦房。行政办公区是一个老宅院，石板地面，砖木平房，四方的天井中一方水池，一颗老桂花树格外的醒目，也凭添几分风雅。

门诊楼西边经过一段不长的雨廊则是后勤和宿舍区，清一色老房子，有平房、有二层楼，楼房一般楼上女生，楼下男生，格格的地板声是男生们惯听的乐曲。当时肺科位于院区的东北隅，那是一个四合院，看上去要粗糙些、破落些，这是我第一个工作的科室。记得当时全院大约二百八十多名员工，基本上都住在院内，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到一年差不多连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叫得上名儿。和我同期分配到院有8人，年龄十七八岁，最大也不过廿二。据

说当时分配到四院的科班生很少，或者刚有点儿人气又走了，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中专生也几乎是稀缺资源，得到同事们的百般呵护。

一晃十年过去，这期间开始有了奖金，起初一季一发，后来一月一发，从几十到了几百。

当初的老房子慢慢在减少，老肺科重建了，门诊楼落成了，集体宿舍奠基了，职工食堂翻新了……。当然人口也越来越多，医院党组织从支部升格为党委，我也从团支部书记，水涨船高成为总支书记、团委书记。那时团组织活动相当活跃，与兄弟单位交流也比较多，但经费相当紧张，医院给了我们一个筹资的机会，就是组织义务劳动，帮助药库卸药，每箱五毛钱，利用这些钱我们买来了一台音箱，也搞了一些像模像样的活动，时不时还开一下交谊舞会。其他的义务劳动也经常搞，好像是建篮球场，员工们一车一车从河埠头拉来黄沙和水泥。

一晃又十年过去，日历已翻到新的世纪，那是一个多彩时期，医疗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民营医院、私营药房如雨后春笋。

在医院快速发展的同时，四院人也未忘记回报关心支持医院的父老乡亲，二千年前上千种药品降价二成，一年让利近千万，一时间在业界乃至全国引起反响，医院在新的形势下，审时度势，迎接挑战，稳住了阵脚。随着改革的深入，再次从笛扬路向北跨越两个街区来到了华宇路，从此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绍兴县中心医院。

转眼三年过去，医院文化特色更加明显，二甲到三乙的提升几成定局，床位从五百多张扩充至近千张，战略规划、共识营、五常法、品管圈等新的方法使医院管理进入新的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还与众多著名院校建立了协作关系。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迎来了母院六十年华诞，一家蜗居阮三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已成长为设施、设备、服务、管理一流的县龙头医院，正焕发着蓬勃生机。蓦然回首，却有无限感慨在心头，自己已然进入前辈行列，欣喜不仅是默默耕耘的耕耘者，也曾在医院的发展潮流中溅起过轻波涟漪。祝愿母院繁荣昌盛！

九十年代初，七层病房大楼拔地而起成为阮社的最高峰。94年我担任了特检科负责人，应该是首个以这种方式上的岗，就是有意者在职能科长、科主任面前介绍自己的“施政纲领”，当然最重要的是业务指标，然而无记名投票。我当时将科室的业务指标从原本不到20万报到了68万。事后好多主任跟我说“我们虽然支持你，但你的指标有点高”。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因为事先作过市场评估。最终完成

九十年代初，七层病房大楼拔地而起成为阮社的最高峰。94年我担任了特检科负责人，应该是首个以这种方式上的岗，就是有意者在职能科长、科主任面前介绍自己的“施政纲领”，当然最重要的是业务指标，然而无记名投票。我当时将科室的业务指标从原本不到20万报到了68万。事后好多主任跟我说“我们虽然支持你，但你的指标有点高”。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